

生人不测死人怨，活人不下鬼人棺。
一枚玉坠，引出千年古墓。

突如其来的死亡，十二年前的往事，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郑旭成◎著

之浮罗古墓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天机神算师



天机 神算师

浮罗古墓



【郑旭成◎著】

生人不测死人怨，活人不下鬼人棺。一枚玉坠，引出千年古墓。
突如其来的死亡，十二年前的往事，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机神算师之浮罗古墓 / 郑旭成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317-3028-6

I. ①天…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7861 号

天机神算师之浮罗古墓

TIANJISHENSUANSHI ZHI FULUOGUMU

作者 / 郑旭成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张琦

装帧设计 / 雅格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官方网址 / www.bfwy.com

官方微博 / www.weibo.com/bfwycbs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hljbfwy@126.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40千

版 次 / 2013年4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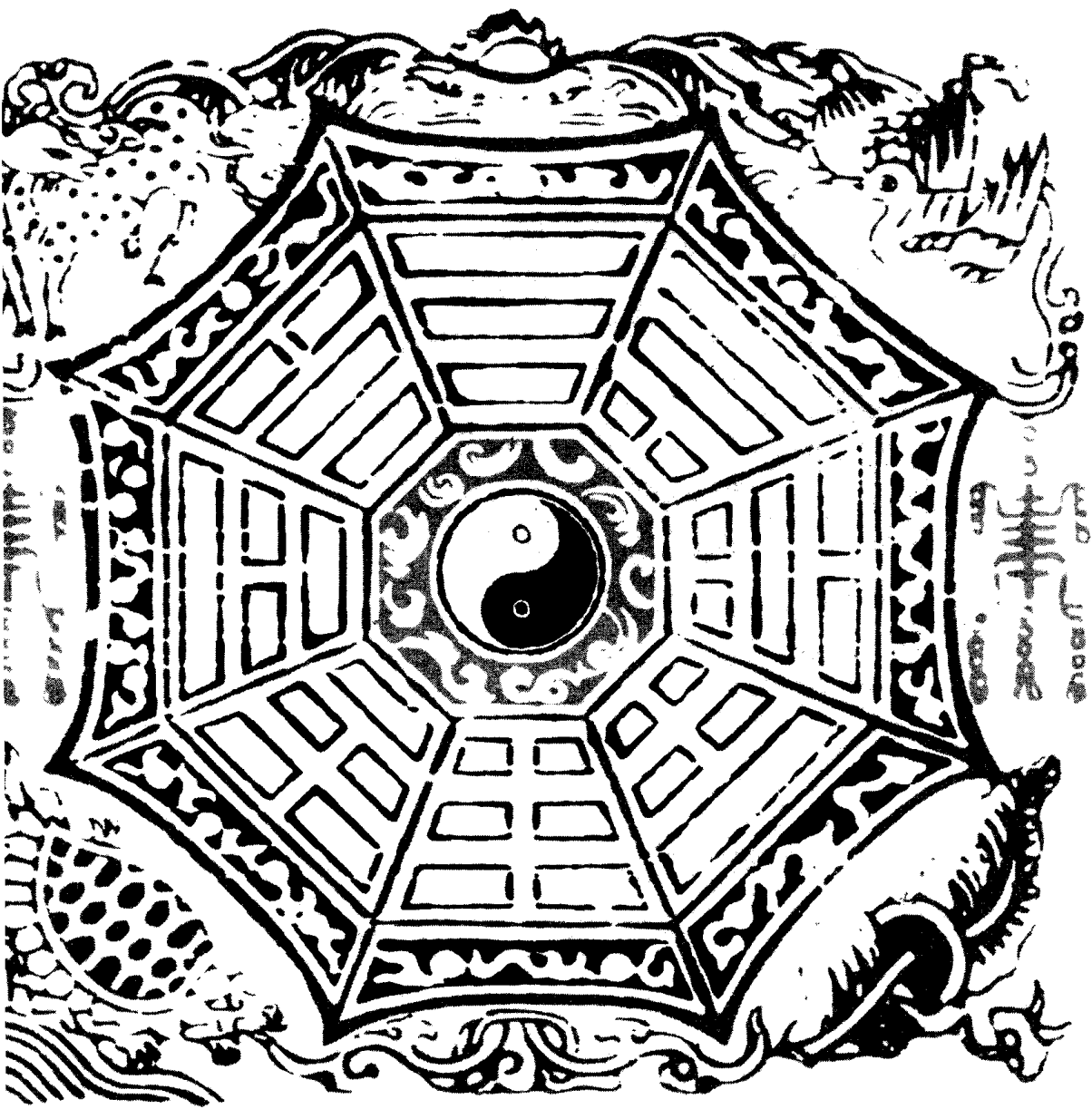
印 次 /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2.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28-6

儿时的遭遇，五幅诡异的壁画，被死亡掩埋的荒村，
一支神秘的科考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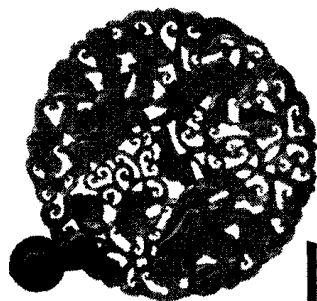
古墓幻境，血玉惊魂，奇门遁甲，黄泉之城。步步惊心，杀机四伏。



荒村墓影，险象环生，拆文解字，窥尽天机。
神算师尽显神通，又能否逃得出血脉的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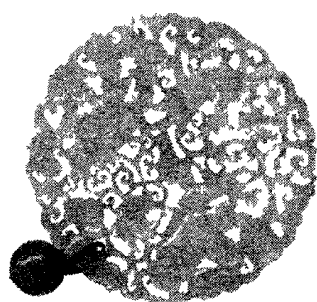
浮罗尽头，机关算尽，
命运之路又将指向何处？



目录

Contents

001	引 子
007	第一章 奇怪的客人
020	第二章 不祥的玉坠
026	第三章 童年诡事
043	第四章 他掐死了自己
053	第五章 西村怪谈
064	第六章 周羊皮
071	第七章 意外的线索
081	第八章 檀骨血玉
088	第九章 第一幅壁画
095	第十章 照片中的人
102	第十一章 意外之人
109	第十二章 土听子
116	第十三章 迷雾里的杀意
125	第十四章 鬼打墙
134	第十五章 守墓人
139	第十六章 突如其来的死亡



Contents

143	第十七章 十二年前的故事
149	第十八章 深潭鬼影
158	第十九章 狼口遇险
163	第二十章 血光之灾
173	第二十一章 古怪的空间
179	第二十二章 阴阳门
186	第二十三章 奇门遁甲
192	第二十四章 蛇 怪
200	第二十五章 鬼王尸鳖
209	第二十六章 石碑诅咒
217	第二十七章 蜚
221	第二十八章 第一口石棺
233	第二十九章 黄泉之城
245	第三十章 尘封的真相
250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墓室
255	第三十二章 血 尸
260	第三十三章 新的谜团

引子

科考队沿着狭长的山道艰难地前行着，每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莫名的倦意，这种倦意之中，似乎还夹杂着绝望。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去探究一个神秘的传说。但是此刻，他们却陷入了困境。

狂风肆虐。

漫天的黄沙将整个山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这种狂风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但是这一次，却有些不一样。在这肆虐的黄沙之中，还夹杂着浓浓的血腥味，将此刻的山谷渲染得格外的肃杀。狼的啸声在这一片混沌之中显得格外的清晰，似乎就在身边。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科考队，他们此刻就像是被困在陷阱中的猎物，很快就要任人宰割。

有一个人已经走不动了，他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将身子靠在岩壁上，艰难地喘着气。他的脸色蜡黄，黑眼圈十分重，看得出，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睡好了。

另一个看上去比较斯文的中年人走了过来，默默地递过一条湿毛巾，轻声说道：“用毛巾把嘴捂上再喘气。现在是风沙天，你这样大口大口地喘气，容易把沙子吸进肺子里面的。”

那人看了中年人一眼，没说什么，接过毛巾，飞快地掩住口鼻，一句话也不说。

中年人笑了笑，然后转过头对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说道：“老赵，我看今天咱们就在这停下吧。现在是沙暴，这样走容易迷路的。而且……”他顿了一下，向身后看了一眼，喉结明显地上下鼓动了一下，之后低声说道，“而且前面会不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谁都不知道，就像刚才的那些狼……”

“老子不怕狼！”那个魁梧的人似乎是这支队伍的领队，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了愤怒的神色。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恶狠狠地说道：“我就不信了，我们有地图，有指南针，还能找不到那个墓！”

中年人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

领队对身后那些已经疲惫不堪的人吼道：“大家休整一会儿，等风停了，我们继续赶路！”

其余的人听了，脸上都露出了不满的神色。但是可能是对这个领队惧怕吧，他们只是嘀嘀咕咕地埋怨了几句，便不说话了，各自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喝水的喝水，发呆的发呆。压抑的气氛瞬间在这个山谷中滋生了出来，和这漫天的黄沙一道，紧紧地缠绕着这只深陷困境的科考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山谷中静得出奇，只听到肆虐的狂风所带来的怒吼声，以及远处不时传来的狼的叫声回荡在四周，令人不寒而栗。

过了一会儿，风似乎变得小了。领队站起身，大吼一声：“继续赶路！”便转身继续向前走着。其余的人也都慢吞吞地站起身，沿着那弯弯曲曲的山谷向前方走去。

山道崎岖，其中一侧是高耸至天际的峭壁，就像一把刀，将灰色的天空分隔成两半，而另一侧则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回荡着巨大的声音，就像是谁的呜咽声被放大了，呜呜作响。而峭壁的对面，则是一片被分割得有些过于整齐的山丘，连绵不断地矗立在那，就像是一座空旷的石头城一样，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这队人穿着老式的行军服装，背着笨重的包裹，一共六个人，年龄看上去是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那个暴脾气的领队皮肤黝黑，突兀的线条刻在脸上，看上去让人有些难以接近。他环视着周围那些枯燥的景物，不时愤怒地咬着牙，两腮线条更加明显了。

旅行靴踩在山道的石块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让人有些不舒服。而在四周汹涌席卷着的风，时起时落，扫荡着山涧中的沙石，让前进变得有些艰难，最诡异的是，这四周的遗迹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几人向前走了好久，绕了好久，似乎都在同一个地方打转。领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掏出怀中的指南针看了一眼，却发现那上面的指针在不停地乱转着。

这里的地球磁场强烈，连指南针也失效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了周围，领队回过头看了看身后的一群人，然后一言不发地继续向前面走去。渐渐地，风停了，天色也开始变得有些昏暗起来，四周的温度也好像一下子降低了许多。

整个山岭开始被一片寂静包裹了起来，诡谲的气息蔓延开来，有的人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

“头儿，咱们都在这里走了大半天了，怎么还没出去啊？”刚才那个用湿毛巾捂着嘴的小伙子嚷了出来，一脸的不安。

领队的看了他一眼，低声喝道：“再坚持一下，我们会出去的。”然后转过身看着眼前那一片掩埋在风沙之中的山丘，低声说道，“我就不信这个地方真的会这么邪门儿。想困住老子，门儿都没有！”

话虽说得斩钉截铁，但是不安的气氛仍旧在队伍里面缓缓地蔓延开来。众人看了看彼此，脸色都开始凝重了起来。山中气候变化无常，中午燥热无比，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冷得出奇。再加上现在已然深秋，早晚的温差更是巨大。要是被困在这一旁峭壁一旁深渊的地方，一个晚上还可以，时间长了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那汉子看了看众人，冷笑了一声，提高了声音说道：“怎么，现在害怕了？当初你们吵着要参加这次行动的时候，可倒是很痛快啊。”

那个小伙子垂着眼睛扫了一眼那领队，有些抱怨地嘟囔着：“你又没和我们说这里这么危险啊……”

这时，那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打圆场，说道：“你们不要过于心急。史料记载那浮罗古墓位于险崖之下，被两条龙脉夹着。我们是按照地图前进，肯定不会有错。而且，从这条山道的走向来看，坡度是向下的，应该就是通向崖底。我们再坚持一下，肯定能走出去的。”

那个年轻人似乎很不服气，他低声说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继续走，还是在这待一晚上？”

中年人和领队对视了一眼，那个领队用手搓了一下脸，轻声说道：“老郝，你看怎么办？”

那个被称作老郝的中年人叹了口气，说道：“我是想一鼓作气走到底再休息，但是……”说着，他看了看早已疲惫不堪的其他人，试探着对那领队说，“大家都已经很累了，要不，在这里休息一晚？”

领队的脸上顿时写满了不满。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反驳中年人的话，可就在这时，队伍里面传来了一个悠悠的声音：“要是我的话，就会在这里待上一晚，明天等天亮了再向前进发。”

领队和中年人循声看去，发现说话的是一个身材佝偻的人，他靠在一块大石上，背对着大家，在一口一口地喝着水。

领队皱了皱眉头，语气有些缓和地对那人问道：“你是说我们在这荒郊野岭待上一晚？”

那个人似乎点了点头，放下手里的水壶，淡淡地说道：“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是刚好卡在了这段路的中间。向前走的话还有很远的距离，回去的话也不现实。而且……”说着，他抬头看了看头顶上渐暗的天空，口气开始变得有些凝重起来，“现在天色有些晚了，像这种龙脉的夹缝里面，越晚阴气就越重，而且我们要找的还是一座千年古墓，大晚上过去，会遇到什么我可说不好。所以，明智的选择是听老郝的，在这儿休息一晚。毕竟，大家都累了。”

领队低声哼了一声，有些不屑地说道：“好吧，就听你的。”然后把背上的行李放在地上，坐在一块石头上，闷闷地抽着烟。那个被称作老郝的中年人扭头看了看开始变得昏暗的天，走到刚才说话的那个人身边，压低了声音问道：“我们已经在这里面转了将近两天了，要找的东西没找到，反而被困在里面了。您说，那个墓真的存在吗？”

那人低低笑了一声，说道：“你就放心吧，明天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能找到那个地方了。”

“不出意外？”领队皱了皱眉头，有些不解地问道，“难道说我们还会出什么岔子？”

那人“哼”了一声，低声说道：“郝教授，你研究那段历史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应该很清楚，那个组织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人。从古至今，有多少盗墓人挖空了心思想靠盗他们所修建的古墓来一举成名，但是那些人几乎没有人活着回来。应该说，那个组织所修建的墓之所以那么吸引人，不单单是因为那卷古籍上所记载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些墓的本身。好多墓中的机关都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如果你想活着研究那个组织的历史，我劝你不要在晚上去招惹那座墓。”

老郝听罢，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他一脸凝重地看着眼前那一片苍茫的被风沙包裹着的山岭，喃喃地自语道：“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啊……”

天色越来越晚了，大家燃起了火堆，围坐成一圈，沉默不语。山谷之中气候干旱，风沙很大，而且昼夜温差大的吓人，用这种大型的火堆照明，一来容易取暖，二来万一谁走散了，容易靠光源辨认方向，不至于迷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愿意离开，毕竟黑灯瞎火的，加之脚边就是深不见底的险崖，要是一不小心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夜色之中的大山显得更加神秘。那些被风化的山丘，在墨紫色的天空之中映出一

个又一个狰狞的倒影，就像是一群鬼影围在四周，在静静地注视着探险队的人们。

探险队里面的一个女孩子打了一个冷战，有些担心地问道：“头儿，那个古墓里面究竟有什么啊？”

领队看了看这个姑娘，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不知道……那东西，就是我们一直想寻找的……”

听到领队这么说了，大家的心里面也都有了谱。这是一次破天荒的探险活动，而且，吉凶未卜。

一阵风吹过，篝火猛烈地摇动了一下，四周的影子都在不安地摆动着，在这静谧的夜晚显得更加骇人了。

而就在这时，四周突然涌起了浓雾。那白茫茫的大雾，似乎是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般，迅速地在空旷的古城之中扩散着，不消片刻，四周就笼罩在了一片朦胧之中。探险队的众人急忙站起身，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四周。那个脾气急躁的年轻人一下子向后窜了过去，惊恐地嚷道：“这是什么啊？这里为什么会有雾啊？”

“闭嘴！”领队严厉地呵斥道，然后转过头，看着那个老郝，低低地问道：“这里是干旱气候，就算是早晚温差大，也不会有雾出现啊……”

老郝紧锁着眉头，看了看四面不断涌来的雾气，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我也不知道……而且，这好像不像是雾气……”

老郝话音刚落，浓雾之中猛地吹起一阵风，那火堆更加不安地扭动着。就在这一片迷离的光影之中，远处似乎隐隐传来了一种诡异的声音，就像是有人牵着马队在向这边缓缓地靠了过来，马蹄声回荡在这一片朦胧的山谷之中，异常的缥缈。

这里怎么会突然有马的声音？所有人的神经都在瞬间绷紧了，就是神经再强的人，也能感觉到事情不妙。夜晚的马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人路过这里，但是这种可能可以说几乎是零；再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真的遇到怪事情了。

那马蹄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而且，就连脚下的地面也开始隐隐抖动了起来。那个急躁的年轻人一下子跳了起来，惨叫了一声，拔腿便跑，他真的被吓坏了。

“笨蛋！你快回来！”领队急忙大吼着想要阻止他，但是那年轻人似乎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旅途的劳累加上惊吓让他整个人都变得迷乱了，他一边大声嚷着“我不要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一边向那浓雾的深处跑去，只一瞬间便消失了踪影。

领队气得重重地将手中的水壶砸在地上，咒骂道：“这个废物！”

老郝显得有些慌张，他低低地对领队说道：“我就说，这小子迟早要坏事！”然

后抬起头对剩下的人大声说道：“我们现在赶紧把他找回来，不然的话，我们恐怕都得交待在这里！”

探险队其余的三个人已经有些麻木了，他们看看老郝，又看了看领队，不知所措。领队皱了皱眉头，对老郝说道：“这雾这么大，就算是找，恐怕也找不到。要不等这雾小一点再找？”

“到那时恐怕就来不及了。”那个靠在石头旁的人突然慢悠悠地说道。四周的马蹄声更加明显了，那马蹄声之中，开始隐约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像是一群人在低沉地唱着什么古怪的旋律，虽然无法听得真切，但是却弥散在夜色之中，让人不由得脊背发麻。

领队沉思片刻，然后毅然决然地一挥手，坚定地说道：“那就这么办吧，他们两个一组，我们三个一组，记住，一定不要走散。遇到什么事情，就打信号弹。这么大的雾，恐怕烟火也没用了。”

老郝点了点头，又补充了一句：“千万不要迷路，沿路做一些记号。”

其余的两人听罢，脸上虽然显得有些害怕，但是还是点了点头，转身向迷雾之中走去。领队看了看老郝，脸色异常难看。然后，他熄灭了火堆，掏出手电，转身向另一边走去。另一个人也伸了一个懒腰，站起身，取出了手电，跟着领队和老郝向迷雾之中走去。

风似乎变得更大了，风沙漫天地翻涌在这一片诡异的浓雾之中，将山谷吞没得毫无踪影。那杂乱的马蹄声依旧有些焦躁地回荡在四周，伴随着隐隐的狼啸，异常地阴森。而那不时穿插在其中的低沉的吆喝声也似乎变成了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透着一丝狰狞。

(十二年后)

第一章

奇怪的客人

我叫邹阴阳，是个开茶馆的。听家里的老人说，我的名字和我家的一位先祖的名字是一样的，而这位先祖，似乎经历过一些常人很难经历到的事情，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从小开始我就经常会看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像是带血的人头，或者是残缺不全的人之类的。和大人说了他们也不信，我就当自己与众不同罢了。高中辍学后我当了几年的兵，之后就继承了家产，经营着自家的茶馆。这一晃就是十多年了。鄙人今年已经三十多了，不过一直没有结婚。父母早些年去世了，这世上也就剩下了我孑然一身，不过也好，这也刚好能够适应我四处奔波的习性。

我是一个茶老板，当然这是表面上的身份，而背地里，我是一个倒腾古董的。经过我手里的东西各式各样，不过大部分是从墓里面挖出来的明器。道上的人都叫我“白老大”，倒不是因为我长得白，也不是因为我年龄大。白老大，其实是道上对我们这类人的称呼，说得通俗易懂一些，就是有正当身份的名人。说是名人，当然比不上那些明星之流，但是在坊间，“邹记茶馆”还是很有名的，虽然价格不菲，但是来的人也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当然，没有一些正当的收入，没人愿意去蹚那个浑水，毕竟人还是要吃饭的。

而我背地里的身份，决定了我一年里面得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杭州茶馆里面待着。还好生意这边所托有人，我的好朋友古鹏飞一直在帮我经营着。古鹏飞是我的发小，也是一个买卖古董的，很有生意头脑。有他经营，茶馆的生意当然蒸蒸日上。而我，也就隔三差五地泡在外地，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阴阳算命师。

算命师，顾名思义，就是给别人查看命相、占卜凶吉、测算前途的。当然，我不是那种街边树下摆个摊儿张嘴就忽悠民众进行不理智消费的骗子，能找到我来帮着测字算命的，都是靠着老熟人的关系。因为我一不开店，二不摆摊，就是在闲暇之余帮着朋友解决一点问题罢了。不过，虽说如此，我还是把算命师的工作看得很重的。因为儿时的一些经历，让我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说到这算命，我还是要简单地解释一下。通常我们所说的算命分为三种：普通卜算、测字和看风水。

普通卜算，是通过占卜或者生辰八字来推算一个人的命相。这种方法已经很老套了，而我最常用的卜算方式是测字，而这测字也有很多的学问。

卜算自古就有，周代文王以龟壳占卜，七颗铜钱正面为阳，反面为阴。以阴阳来推断自然平衡。测字是从龟壳占卜中演化出来的，古人以文字崇拜为基础，在龟壳纹理上看出天地变化，阴阳吉凶。其实总的说来就是相字，以拆字法和望字法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风水易数奇门八卦，得出最后的结论来判断吉凶祸福。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占卜者最不想看到的。

测字，就是通过算命的人写的字来推测他所经历的事情，或者是他将要遇到的事情。测字的学问，要远多于其他的算命方法。比如说我的名字，“邹阴阳”。

“邹”，可拆解为“刍”“耳”，“刍”为饲草，也可以解释为轻草，以轻草抚耳，可辨风吹草动，说明有耳聪之长处。从字相上来看，“邹”字五行属金，不宜和与之相克的火相事物相结合，多宜从事与木相关的工作。因此，行走阴阳这类火气低的工作很适合自己。诸如此类，通过拆字解字从而推断写字人或者是字的所有人的命格，我们都笼统称之为“测字”。

至于看风水，就是结合五行八卦以及住宅房屋或者是地界的方位，来看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还是大凶之地。比如，一般来说，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中央属土。如果这家人的命格之中火相偏旺的话，那么选宅址的时候就不适宜选在水相偏重的北方地相上。

风水相术大体分为宅屋风水和墓相风水，而宅屋风水比较常见一些，像是商店开业、住宅选址之类的，都用得上宅屋风水。墓相风水则是给死人选阴宅的风水术，阴宅风水同宅屋风水相比会略繁琐一些，所以我一般不是特别喜欢接受选阴宅或者是与墓地发生关系的委托事件。

我平时也就是外出收收古董，赚到钱之后回茶馆来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等有好的机会再去外面转转。生活虽然不是特别的安稳，但是这种怡然自得的感觉正是我喜欢

的。所以，一年之中，我有大半年都在外面跑。而古鹏飞也不止一次地对我抱怨说，这茶馆子都快变成他的了。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嫁给我，我就把茶馆转到你的名下。”古鹏飞白了我一眼，骂道：“不要脸。”

清明刚过，南方这边的天气就开始变得闷热了起来。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加上茶馆里面天天走水，头顶上的木头梁子都快要糟了。

我上周从陕西收了一件先秦时期的青铜器，赚了一大笔钱，便想着歇息一段时间，于是在给古鹏飞打了个电话之后，就坐着飞机飞了回来。不过回来之后就发现，南方的天气果然是闷热异常，自带桑拿系统。加上前几天刚好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潮湿的空气被高温炙烤着，更加不透气了。不过好在这个时节雨水充沛，刚下过雨的天气还算是比较清爽的。

这天起床之后，我有些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后面，皱着眉头看着正在向下滴水的门框，不由得长叹一声，抬手抄起面前的茶一饮而尽。

“我说老邹，您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怎么成天唉声叹气的？”古鹏飞在一旁探出头来向我问道。

我白了他一眼，有些自嘲般慢悠悠地说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那种闲不住的人啊。这人要是一闲，就觉得浑身都不对劲儿啊。”

古鹏飞从鼻子里面哼了一声，说道：“算了吧你。你这才回来两天都不到，怎么又开始待不住了呢？你以为这世上有那么多的古董让咱们买卖啊？”

我急忙坐直了身子，正色对古鹏飞摆了摆手，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有些恼怒地吼道：“你这小子不想活了？这么大的声，我看你是生怕我不被抓进局子是吧？”

古鹏飞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淡淡地说：“谁让我当初劝你你不听，像我这种有门有脸大大方方收古董的生意你不做，偏要跑出去淘那把沙子。”说着倒了一杯茶递给我，接着又道：“我觉得你要是被抓进去了才正好，省得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人影，放着茶馆的生意也不做。”

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抬手就向古鹏飞的头拍过去。古鹏飞一个闪身，我便拍了个空。我哼了一声，然后低声说道：“呸，净说些晦气话。我要是进去了，这茶馆子怎么办？”

古鹏飞嘿嘿一笑，说道：“放心吧，有我在，咱这茶馆子倒不了。”

正说着话，就听正门口的铜钱风铃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之前茶馆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说是要在门口给我挂一串风铃，说是茶馆开门的位置风水不好，要在门口摆设

金属之物镇邪。我就不高兴了，虽然我精通风水，也知道这家茶馆所在的位置是一个T字路口，弊后不通，容易积压阴气。但是我这好好的茶楼愣是给我弄一个西方人的玩意儿，显得不伦不类的。后来在我的坚持之下，那个设计师才勉强同意给我换上了一串铜钱，也算是不破坏古朴典雅的风格吧。

我和古鹏飞同时抬头向门口的方向看去，有两个人走了进来。可能是由于门口逆光的缘故吧，我有些看不清楚这两个人的脸，只能勉强地分辨出，其中一个人应该四十来岁，有些五大三粗的，穿着很老式的军绿色的雨衣，上面全是雨水；而另一个人则格外的年轻，也穿着绿色雨衣，我看不清他的样貌。估计这两位雨里面已经待了有一些时间了。我左看右看，都感觉这两个人不像是会来茶馆喝茶的那种风雅人士，更像是把茶馆子当成喝水解渴的民工，当然我没有贬低民工的意思。

那两个人在靠门附近的桌子前张望了一阵，然后坐了下来。我皱了皱眉头，总觉得这两个人有些古怪。但是，来者皆是客，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便站起身，走了出去，边走边朗声问道：“两位客官，是想喝点什么啊？我们这儿有最正宗的西湖龙井，要不要尝尝？”

那两个人没有应声，其中那个年纪大的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们的目光刚好对上，我不由得一愣，然后心里面涌起了一阵说不出来的感觉。

眼前的这个人腮帮子上满是乱糟糟的胡茬，脸上的皮肤坑坑洼洼的，一看就是经常喝酒的重体力劳动者。他的眉毛很稀，眼睛不算大，但是也能勉强看清楚里面的神情。这个人的眼神有些呆滞，但是呆滞之余，却似乎能分辨出一种其他的神情。那种神情，像是心里面有憋了很久的事情想一吐为快。我微微一皱眉，似乎感觉到这两个人身上有故事。而我这个人，最喜欢听故事了。

于是我笑了笑，搓了搓手，对眼前的这两个人说道：“两位，要不，我先给你们上一壶热水暖暖身子？这外面的雨也挺大的，我看你们两位也淋了这么长时间了，南方的雨硬，当心着凉。”

那个年龄略大的人张了张嘴，喉咙里面发出了一种嘶哑的、呼哧呼哧的声音，然后过了一阵，他才艰难地说道：“好吧，麻烦老板了。”他的声音十分的干哑，就像是已经好几天没有喝水了一样。

我点了点头，然后便转身招呼古鹏飞给这两个人上一壶热水。古鹏飞拉着一张脸，估计是对我把他当成伙计使唤很不满。

“两位慢用。”我给他们两个人各倒了一杯热水，然后便转身回到了柜台里面。而那两个人则端起杯子喝了起来，也不顾水烫不烫，看样子是渴坏了。我坐了下来，